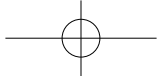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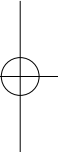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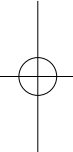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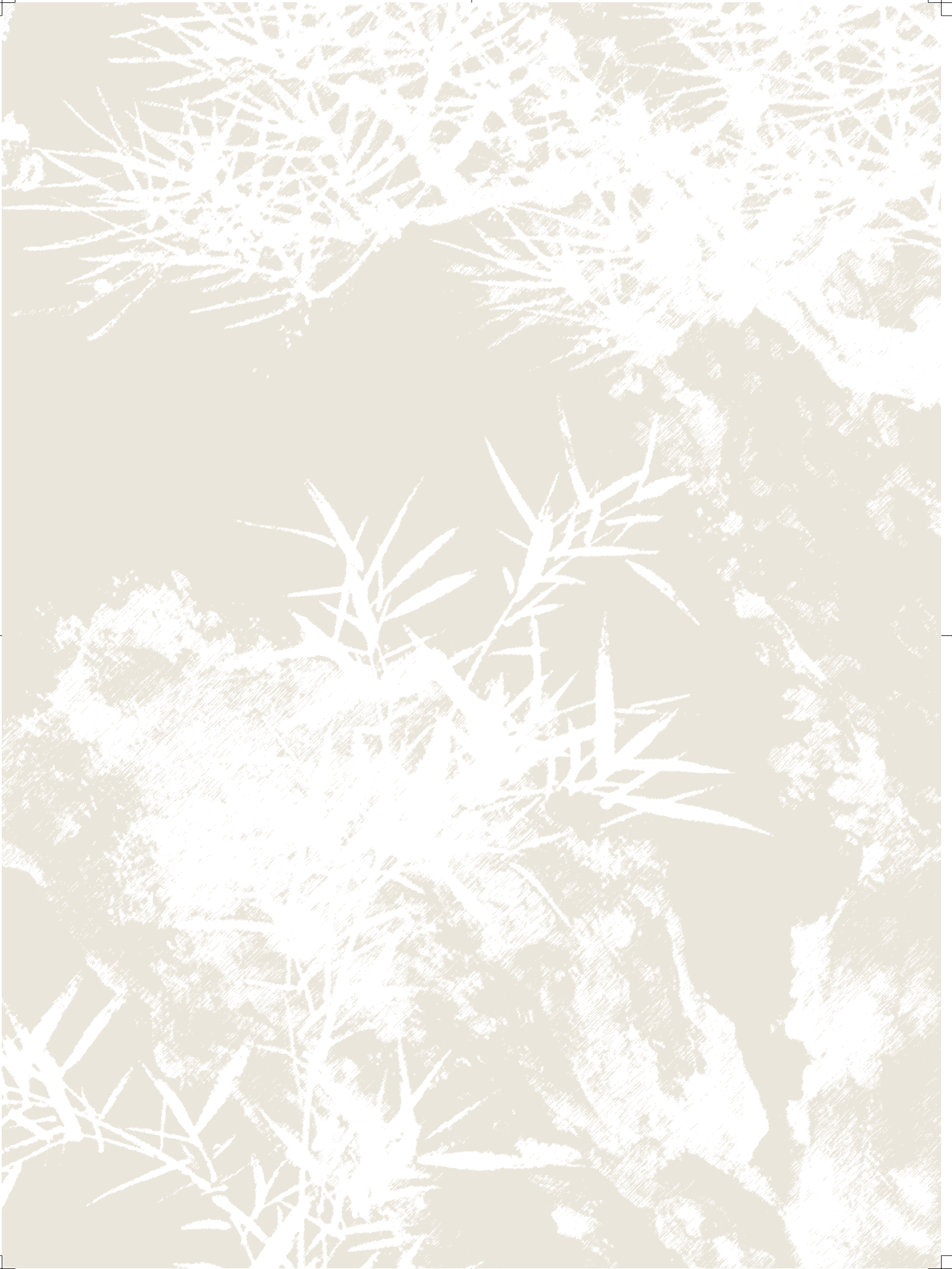


三
餘
箋
韻

沈鹏自书诗词辑



人民美術出版社







自序

人对事物的兴趣，最初常处于朦胧的直觉。我在少年时代喜欢「创造」二字，觉着好奇，有点神秘。其中的奥妙，随着年齿渐长加深了认识，但永无止境。

读诗，从幼时开始，许多内容不懂。即使明白如话的句子，理解也停留在表面上。现在回忆，最感兴趣的倒是那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易记易读，吟诵起来，有一种与人的内心相协，与天地同在的感觉，虽然我那时不可能用这等语言表达。

说我写毛笔字起点早，从五岁开始。其实那年代的学子都一样，进入学堂就写毛笔字。同学怪我不爱把毛边纸叠成整齐的格子。描红往往出界。还有，居然误认为「曹素功」

『胡开文』的墨是最劣的，磨起来非常费力，像块石头不出墨汁。后来才悟得，原来我那时用的墨是伪品。至于市场上许多字帖，或伪或劣，印刷粗糙，我不喜欢，但说不出，不敢说，我内心不喜欢的应当说是那份『气息』。不过，我对书法、绘画始终爱好不倦。初中上课时，曾私下反复琢磨传为岳飞草书『还我河山』四字，弄清笔序脉络，非常艰难，有几个星期之久，用铅笔仔细临出，那份意外的欣喜，非言语所能形容。

待到进入诗词与书法创作，已是不惑之年。回想在此以前潜伏着创作的意识，不过是被压抑的。为什么没有形之于外？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项是我事后意识到的。原来，我喜欢自由、民主。幼时托人抚养，在有病的情况下，被强迫灌输带毒性的药物，苦楚到了生命的极限。我从生命的最初阶段起就面对人性之恶，然而我却发扬了善的一面。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读『五四』诗歌、散文，读鲁迅小说、《红楼梦》，十六岁那年主编《曙光》第一期，我写了专论思想自由的文章。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到二十多岁，忽然一个外来的观念进入头脑——『驯服工具』，像铁石般楔入，势头很大。我大惑不解，活生生的人怎么会变成工具，并且无可置疑地加上『驯服』二字？我陷入彷徨、苦闷，但是在强大的外力面前终于显示了软弱，以扭曲的心态接受了这么一种观念：为了伟大的目标（不管它具有实在性以及被理解与否），个人成为工具是理所当然，毋需辩驳。在此前提下，不要怀疑现存的一切，尤其不要独立思考。『强扭的瓜不甜』，但我终于接受了现实，被『打造』成工具，并且不失驯服。往后我看到了，在『伟大目标』的名义下，可以将人当工具，可以不择手段，不惜良心，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一切，都是使人异化以达到预期目的。

也许是物极必反，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实践中不断反思，我又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历程，终于确信人应当回归本体。把被扭曲的观念折回来，赋予新的更高一层的认识，经过许多艰难，反思，自我解剖，否定、肯定、否定……思想逐渐解放，当然只是相对意义而言。

但就是这样，至少敢于坦露心胸，排除枷锁，也不把诗词、书法视为『四旧』，而进入了艺术的审美境界。

以上，在我来说出于真性情。对早先的基本功，我一向不满意。唯有『诗言志』『书为心画』才是我进入创作的动力。以此尽力弥补生活贫乏、读书不足的缺点，东搜西找，翻篋倒柜，使语言成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还必须是诗和书法的语言，是自我的诗和书法的语言。创作过程与探索过程一致，语言表达达到何等程度与心志的高度趋同，《毛诗序》中『诗者志之所至也』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与『情』义同，『志』如何『至』，必须『形于言』。细味这两句名言，受益无穷，论述的深刻在于切中根本。《毛诗序》说的是诗，作为『心画』的书法，以形式美为特征，笔画是基础，基本道理与之相通。

古今有些画家，兼长书、印、诗、文。当画名鹊起之后，好说自己诗为第一。至少从徐渭到齐白石都曾有过。人们以此作谈资。我想其中道理，大概不外两点：第一，画有了名，生怕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名声。这样窥测前人，似乎有点『入俗』了。第二，画家、书法家创作书画作品的同时，觉着言不尽心，艺术的语言不足以充分表达心志，于是寄托于表现力丰富的诗，结合书画，进入新的境界。作诗确实费心力。为了吟安一句、一词、一字，费很多苦心，还未必被人知晓。『吾诗第一』，大概缘于希望读者重视、理解，不要负了这份苦心。我有两句诗：『废纸三千犹恨少，新诗半句亦矜多』，写一种自我感觉。要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被淹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下笔作千秋之想』的精神是可贵的，毋需计较千秋之后的具体情状究竟如何。

诗、书的『言志』与『心画』根本上一致。扩大来说，与中国艺文传统也是一致。连同『情』『意』等等，大体在一个层面上，具体运用的时候会有差别。诗的节奏、韵律与书法可以融通，所谓融通，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个性中寻求通感。『一波三折』在诗书

中都离不开节奏、韵律，但诗发于音，书成于线的运动。「虚实」，诗书都以虚更可贵，但「虚」不是「空」，书法的虚实不同于白与黑，「疾涩」不同于快慢，书法创作的这类概念也可以引进诗的创作。艺术的融会贯通是一个高境界。我想融通的汇合点应在潜意识深处。好诗，常常是最强的感性直觉与最高的理性思维碰撞的结晶。此中三昧，还需要深入研究，创造性思维不可怠慢。

本书《三馀笺韵》，选辑多年来在《中华诗词》《艺术沙龙》《文艺报》发表的自书诗百首，可以看作文物出版社出版《沈鹏书自作诗词百首》的续篇。不过这回印制、装帧多考虑普及。诗书结合本应双全其美，本书所收却难得完璧。有些自认为较好的诗没有以手札留存。还有多年发表在其他报刊的作品至少多于本书一倍，没有收集原稿就作罢了。由此一项小工程，也体会到「不如意事常八九」的老话。

文章写完，想起最近友人赠笔，因作七律一首，抄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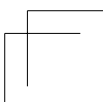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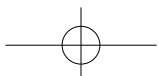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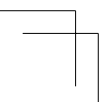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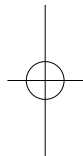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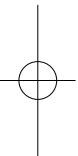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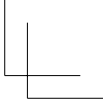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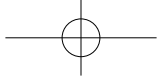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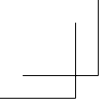
小大由之两自如，颂恩加罪切时需。
毫毛驯服随心使，工具循良任性呼。
识字催生忧患始，诵经打造睿思除。
在齐太史贵操守，寸管身微独展舒。

沈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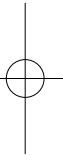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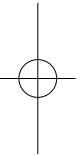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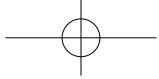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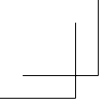
二〇一五年三月乍暖还寒之日

目录

一	自序	〇四	页	—	〇七	页				
二	图版	一	二	页	—	二	三	一	页	
三	跋	二	三	二	页	—	二	三	五	页
四	作者简介	二	三	六	页	—	二	三	六	页



图版



〔释文〕

斥笔图

为山君为余造像深得东坡传神记之三昧 所谓众中阴察之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 得五言绝句志感 诗曰
斥笔龙蛇走，
冲冠鬢发邪。
苍茫惟独立，
旷达致无涯。

乙未 沈鹏于介居 节逢小满也

〔年代〕

二〇一五年

〔钤印〕

右上 白文 吴为山印
右下 白文 紫气东来
左上 朱文 沈鹏
左下 朱文 介居主

〔跋文〕

沈先生常于我梦中
吴为山画于中国美术馆
乙未春日

斤筆圖

乃山君乃不遠係深潭去坡倚神於
 三昧所謂名中位象之蕭然於此
 志亦亦也得乎之強以法身竹曰斤筆
 走衝劉慈有教友邦一若名在四極
 以之唯心未沈所於介為節達不流也



沈先生幸於未嘗中

予與先生於十四日會於餘乙未日



〔释文〕

古诗溯悠远，音响一何悲！
 世路或可逆，物事与心违。
 念彼浪游子，无枝可凭依。
 天寒复日暮，人马相困疲。
 欲採芙蓉去，远道又多歧。
 漫云客行乐，聊自解忧思。
 我书《十九首》，生年不共时。
 上下二千载，墨迹和泪垂。
 何以慰游子，报与明月知！

鹏

〔年代〕

二〇〇二年

〔钤印〕

左 白文 沈鹏

〔作者言〕

余书行草古诗十九首长卷，意犹未尽，得五言九韵跋后。友人来函：『情韵直逼十九首，堪共十九首不朽矣。』此爱吾诗而过誉也，录以存念。末二句『何以慰游子，报与明月知』，深沉悠远。

古往今來，
 無不稱頌。
 此乃千古
 第一奇蹟。
 其所以能
 如此者，
 實由於天
 地之靈氣
 所鍾，而
 非人力之
 所能及也。
 嗚呼！
 此誠天授
 之寶，非
 人力之可
 及也。

〔释文〕

悠悠吾祖桑蓬志，
不绝人间鱼米情。

浙江舟山定海吾先祖桑梓之地 偶经泊宿
得七律 右书颌联 沈鹏

〔年代〕

二〇〇三年

〔钤印〕

右 朱文 甲申

左上 朱文 沈

左下 白文 鹏

〔作者言〕

原诗七律二首，下录其一：日出东隅步履轻，层峦添翠水添青。悠悠吾祖桑蓬志，不绝人间鱼米情。歧路亡羊杨子喟，迷津问路桀、长耕。今宵何处舟中宿，汽笛长鸣又一程。

悠悠吾祖棊蓬志
 天絕人間魚米情
 浙江舟山定海吾先祖著梓之地保
 羅浦宿海得緣者善欽然沈鵬

